

三國志

三

黃李昌馬王張傳第十三

蜀書

國志四十三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為郡吏州牧劉璋召為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而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而權閉城堅守頃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徐衆評曰權既忠諫於主又閉城拒守得事君之禮武王下車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所以大顯忠賢之士而明示所貴之旨先主假權將軍善矣然猶薄少未足彰忠義之高節而大勸為善者之心

及曹公破張魯

蜀志十三

一

水

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還南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之謀也先主為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為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臣松之以為漢武用霍罔之言威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有黃權之

室二主得失懸邈遠矣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劉主之所謂也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道

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

還蜀無路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

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

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漢魏春秋曰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

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演後問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

問至魏群臣咸賀而權獨否文帝察權有局量欲驚試之

遣左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

屬侍從莫不碎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

占河南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

蜀志十三

二

七

人權笑而荅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亮書

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景初三年

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蜀記曰魏明帝問

何地為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為正往者發感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明年卒謚曰

景侯子邕嗣邕無子絕權留蜀子崇為尚書郎隨衛將軍

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

險無令敵得入平瞻猶與未納崇至流涕會艾長驅而前

瞻却戰至縣竹崇率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仕郡督郵姑夫爨習為建伶

令有違法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土大姓寢

不許

華陽國志曰習後官至領軍

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先主自

襲前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敗先主必成也乃託名郡使

北詣先主遇於緜竹先主嘉之從至雒城遣恢至漢中交

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恢為功曹

書佐主簿後為亡虜所誣引恢謀及有司執送先主明其

不然更遷恢為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庾降都督鄧方卒先

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

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西零之

後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量惟陛下察之先主笑

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為庾降都督使持節鎮

交州刺史住平夷縣

臣松之訊之蜀人云庾降地名去蜀三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為南中立

此職以摠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為寧州

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雋雍閬跋扈

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雋而恢案

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眾少敵倍

又未得亮聲息給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

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

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奔

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

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

守將恢身生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史僕

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之建興七年
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後居
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
鄧艾臨陣授命死于縣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

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漢武帝

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

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闓等聞

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
害闓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天下鼎立
正朔有三是以遠人遑惑不知所歸也其然也如此闓又
降於吳吳遙署闓為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

蜀書

卷之三十一

四

五

路壅塞與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沆帥
厲吏民間境拒闓闓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答檄曰天
降喪亂茲茲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
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
躬聚黨眾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
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
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
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
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
滅水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迨然而封竇融

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節
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
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糜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
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
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
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又越雋郡亦久失土地
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
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
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敵留忠
成都平尚書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脩嗣

脩弟恢子義

晉建寧太守

忠為人寬濟有度量但詎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

然處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
致喪庭流涕盡哀為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時名士清
望踰忠闇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霜
績皆不及忠

益部耆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國志云表張松子未詳闇字字文平南郡人也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隨
杜濩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因降先主拜牙
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叅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
措煩擾平連規諫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眾盡星散惟
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於

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遺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
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
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
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
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
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
壹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
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沔陽平更爲前護軍署琬府
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
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鋒已在駱谷

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
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令入比爾間涪軍足得救關平曰
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禍也今宜先遣劉
護軍杜參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
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
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
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鄒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
竟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而所識不過十字而
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
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譎從朝至夕端

張徽曰懷無武將之軀然性狹優疑為不自輕以此為

馬十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古侯扶忠勇實

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華陽國志曰後

張翼廖化並為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張嶷字伯歧巴西郡南充國人也益部耆舊傳曰嶷出自孤微而少有通壯之節

弱寇為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

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名州召為從事時

郡內士人龔祿姚佃位二千石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

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緜竹山賊張慕等鈔盜

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烏散難以戰

蜀志十一

人

甫

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

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病困篤家

素貧賈廣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為通厚嶷宿與疎濶乃自

輦詣祗託以治疾祗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

此類也拜為牙門將屬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

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益部耆舊傳曰嶷受兵三百人隨馬忠討叛羌嶷別督數營兵先至

他里邑所在高峻嶷隨山立上四五里羗於要石作石門於門上施床積石於其上過者下石槌擊之無不糜爛嶷

度不可得攻乃使譯告曉之曰汝汶山諸種反叛傷害良善天子命將討滅惡類汝等若稽顙過軍資給糧費福祿

亦無益也耆帥得命即出詣嶷給糧過軍軍前討餘種餘

種也里已下悉恐怖失所或迎軍出降或奔竄山谷故兵攻擊軍以克捷後有耆夷割胃又反以馬忠為督降討胃

後復屬焉戰鬪常寇軍首遂斬冑平南事訖祥何與古
續獲反忠令疑領諸營往討幾內招降得二千人悉傳詔
中十四年武都氏王符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
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為念疑平之曰符健求附款至必無
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
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初越雋
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
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
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疑為越雋太守疑將所領往之
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
節度疑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
表拜狼為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
漸降服疑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
已降復反疑誅逢逢妻旄牛王女疑以計京之而渠逃入
西徼渠剛猛捷捍為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疑
實取消息疑覺之許以重賞使為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
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祿疑求募
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疑以郡屋宇頽壞更築小塢在
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祚臺
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
會疑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疑之到定祚定祚率豪狼岑

樂木王舅甚爲蠻夷所信任忿疑自侵不自來詣疑使壯
士數十直往收致捷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
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即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疑殺
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漢嘉郡界旄牛夷
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爲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離
將逢衆相度形勢疑逆遣親近齎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送
逢妻宣暢意旨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
將詣疑疑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爲患郡有舊道
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
安上既險且遠疑遣左右齎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

乃率兄弟妻子悉詣疑疑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
古亭驛奏封路爲旄牛响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於是
加疑撫戎將軍領郡如故疑初見費禕爲大將軍恣恠况
愛待信新附太過疑書戒之曰昔岑彭帥師來歙杖節歲
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爲警後
禕果爲魏降人郭循所害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
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疑
與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寄託之重
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
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

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漫之命卒及太傅
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辭少
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筭之術也雖云東家紀綱肅然上
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
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
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為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此
夷族疑識見多如是類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
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泣涕過旌牛邑邑君襁負來
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督相率隨疑朝貢者百餘人疑至
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亦

以此譏焉

益部耆舊傳曰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曰雖與足下踈濶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疑答曰僕

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疑等因

簡之資以出隴西

益部耆舊傳曰疑風濕固疾至都督

疑曰必然委維之出時論以疑初還股疾不能在行中由是疑自乞肆力中涼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殞歿辜負榮遇天不違願得豫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為藩表守將若有未捷殺身以報後主

與魏將徐質交鋒疑臨陣墮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

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雋民夷聞疑死

無不悲泣為疑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益部耆舊傳曰余觀張疑儀貌

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
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爲不安何者南方
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
偏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爲愁怨此患
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一也北兵之
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
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
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
信都畏偏於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
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
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爲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
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爲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
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
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
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况禍以至乎故微子以殷
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
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

孫綽評曰譙周說

自爲天子而乞降請命何耻之深乎夫爲社稷死則死之
爲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夫矣推過於其
父俛首而事讎可謂苟存豈大忍正之道哉孫盛曰春秋
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

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與微榮感矣其以
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然
妻比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
交康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
鎮夜郎蜀七險狹山水峻隔絕巖激湍非步卒所涉若
收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義舉五
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向投寄之無所而慮於
亡邪魏師之來襄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
多震且屈仲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騎備
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為匆匆
自囚窮下堅壁於敵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
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
矣觀古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縣烏窟終能建
功立事東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
納譙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禪既聞
主周實駕臣方之申包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時晉

蜀志十一

十一

米

周周發至漢中困疾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

文王為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下書辭

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西沒兮

典午者謂司馬也月西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

華陽國志曰文立字廣休少治毛詩三禮兼通羣書刺史
費禕命為從事入為尚書郎復辟禕大將軍東曹掾繼達
尚書蜀并于魏梁州建首為別駕從事舉秀才晉泰始二
年拜濟陰太守遷太子中庶子立上言故蜀大官及盡忠
死事者子孫雖仕郡國或不才同之齊民為劇又諸葛
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各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
之心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轉散騎常侍獻可替不多
補納稍遷衛尉中朝服其賢雅為時名卿咸寧末卒立
奏詩賦論頌 凡數十篇 晉室踐阼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與疾詣

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

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年子嘗為本郡中正清定事訖

求休還家性與周別周語子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



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揚

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疑周以術知之假

此而言也六年秋為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晉陽秋載詔曰

朕甚悼之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五萬周子熙上言周臨終屬熙曰以抱疾未嘗朝見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

以加身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殯凡所著述撰定

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益部耆舊傳曰益州刺史董榮圖畫周像

於州亭命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真蓋世盈虛雅名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譽攀

爾來葉鑿茲顯模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業亦

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不就周長

子熙熙子秀字元彥晉陽秋曰秀性清靜不交於世知將大亂豫絕人事從兄弟及諸親理不

與相見州郡辟命及李雄盜蜀安車征秀又雄叔父驥驤子壽辟命皆不應常冠鹿皮躬耕山數永和三年安西將

軍桓溫平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

有秉心矯迹以博在三之節見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

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地裂兔且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

德嗣興方恢大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縣思宣太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撫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二

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遁揚清湄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群黎縉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

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茲威仍偪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而偽庭進榮冀

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進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然遠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大在

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狼當路遺黎偷薄義聲非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

發流遁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頽風執訓

宗族滿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
樞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收吾氣力自足豈此不
朽之年累諸君也
後十餘年卒於家

邵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爲益州刺史
爲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揖爲大將軍
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爲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
母嫁單榮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爲
祕書吏轉爲令史遷郎至令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
自司馬王楊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
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
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爲皓

所愛亦不爲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依
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於崔駰達旨其辭曰
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然則名
之與事前捨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
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
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頤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
人事之盛衰辯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
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公忽
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揮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
乂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

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
璋之質兼覽博闕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操身取
命幹茲奧秘躋踏紫閣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尚書
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年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之得失雖
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飡固未能輸竭忠
款盡瀝胷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
也盍亦緩衡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祖審厲揭
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懽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
亦盛歟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
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豔管窺筐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

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
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為戒孔聖以悅
己為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為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
荒矇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姪
衰道缺霸者翼扶羸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橫雲起狙
詐如星竒邪蠢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讎偽或挾邪以干
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宗邪棄直就佞忠
無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
大而宗滅韓辯竝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籠雖其目
赫赫龍章鏘鏘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乃淫邪荒迷恣睢

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駭側庭宇未踐而棟折榱覆矣收
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艾其頷初非高岡終隕幽壑
朝含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
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
而忽於時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
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
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醞醇
君臣履度各守厥真上垂詢納之弘下有匡救之責士無
瑩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繁乎齏齏尚此忠益然而道有
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於素秋玄陰

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冲質不永
桓靈隱歎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拔殊議人懷異計以從
橫者歛披其胷狙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
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
以濟民肅明祀以杓祭幾皇道以輔真雖跼者未一偽者
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
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僬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
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聿季之治也鷹揚鷲騰伊望之事
也總群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秘策故力征
以勤世援革英而不逞豈暇脩祐籙於榛穢哉然吾不才

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
高踔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羹亦進
可以替否故矇冒警說時有攸獻譬適人之有采於市閭游
童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
以闇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退
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
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
卑辱褊夷叔之高對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失不
慘悽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輕不微譽以干澤不辭
愆以息紕何責之釋何殮之卹何方之排何責之入九考

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羣猶鱗介之潛
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爲之鈔浮魴臻不爲
之殺且陽靈幽於唐蕪陰精應於商時陽旰請而洪灾息

桑林禱而甘澤滋

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身請於陽旰之河

民如此其明也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毀傷民之命湯於是剪其髮攬其爪自以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

兩乃大至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

恭已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及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
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躡叔躬之優游美
疎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皓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

煥免咎悔於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

師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沉思

殊形淮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性有可

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如

下之馬臣有所與其縵縵采薪九方堙此其相馬非臣之

下地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

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牝

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

也毛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

一至此乎是乃所以千萬里馬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

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

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不視其所不視若彼之所

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天下之馬也淮南子又曰

伯樂寒風秦牙葛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蓋九方觀其

精秦牙薛燭察寶以飛譽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有寶劍

察其形薛燭曰皆非也又取純鈎湛盧薛燭曰觀其劍鈔爛

各薛燭王召而問之吾有寶劍五請以示子乃取豪曹臣

如列宿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將溢於塘觀其文漉漉

如冰將釋此所謂純鈎邪王曰是也王曰客有直之者有

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不可當造

此劍之時赤董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涸而出銅兩師

掃灑雷公擊鼓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悉

其伎巧一曰純鈎二曰湛盧今赤董之山已合若邪之溪

漆而不測歐冶子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獨不得此

一物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亦何足言與

梁託弦以流聲

淮南子曰梁巴鼓瑟而鱣魚聽之又曰

齊隸拊髀以濟文

臣松之曰按此謂孟嘗君田文下坐宮

先拊髀以傲

楚客潛寇以保荆淮南子曰楚相子發好求

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備一卒子發聞

之衣不及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

之盜也何為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河

與棧楚子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大夫皆盡其

而悉其誠齊師愈彊於是卒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

行之君曰諾俞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爭

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使歸於

事明日又復往取枕子獲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簪子

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

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矣即旋師而去

夾說相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

富而今負擯墜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

逢讒羅謗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雖

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勿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

為鄰入用掘穴為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

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援琴而長太息

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闕

洞房下羅幃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

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鈞五

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困疆弩下高鳥勇士格猛

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

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

竊謂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

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

則秦帝夫以秦楚之疆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

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

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

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

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勳宮徵叩角羽而成

曲孟常君遂歔歔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

之人韓哀秉轡而馳名呂氏春秋曰韓哀作御王褒聖生

也王良執靶韓哀附與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躑如

歷規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

得盧敖翱翔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淮南子曰盧敖游

入乎玄闕至於蒙蔽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準度頸而

其臂遊遊乎碑下盧敖俯而視之方卷龜殼而食合梨靈

教乃與之語曰惟教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亦

教而已乎教幼而好游長不喻解周行四極惟北陰之

國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教為交乎若士者鬻然

笑曰嘻乎子中州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
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此其比夫不名之世猶
與也若我南游乎罔獲之野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
冥之黨東貫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
視焉則眴眴其外猶有沈沈之泥其餘一舉而千萬里登
猶未能之存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
子處矣吾與子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若士舉臂
而竦身遂入雲中靈敷仰而視之非見乃止曰吾比夫子
也猶鶴之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地只自以為遠不亦悲哉
靜然守己而自寧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
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
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
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
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賜爵關內侯泰始
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類
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之績其以
正為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
篇

評曰杜徵修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槩周群占天
有徵杜瓊沉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涉多聞尹
默精於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
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揚之規卻正文辭粲爛有張蔡之
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著
予篇張璠以為譙周所陳降魏之策蓋素料劉禪懦弱心
無害矣故得行也如遇忿肆之人雖無他筭然務狗

辭耻或發怒變誅以立一時之威快
其斯頃之意者此亦夷滅之禍云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第十二



卷之十二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第十二

二

二

二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三國志/[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3272-X

I. 三… II. ①陳…②裴… III. 中國—古代史—三國時代—紀傳體 IV.K236.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122263號

ISBN 7-5013-3272-X



9 787501 332724 >

書名 三國志(全三冊)
著者 [晉]陳壽撰 [南朝·宋]裴松之注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Blshb@nlc.gov.cn
Website: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二九·七五

版次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3272-X/K·1314

定價 九六〇圓

